

王家營志卷六

淮陰 張震南 煦侯

雜記 敘傳

雜記第十二

志書載王營河決其事甚夥茲以次彙書之萬歷十九年夏六月河決王家營康熙淮安府志二十

一年河決王家營康熙元年夏六月河決王家營口顏河口四年五月霖雨六十日河決吉

家口王家營口崔鎮口以上安東縣志六年五月旱蝗之後赤地千里白日間忽見西北隅水氣森

森若有巨艦千帆浮空而下村市驚走後二十餘日河水大漲決王家營衝沒民居數百家

四境皆水九年五月再入王家營十二年三月河決桃源新莊口並王家營以上乾隆府縣志十四

年河決王家營口安東縣志十五年河決清河之張家莊王家營康熙府志十八年旱蝗秋生蝻食菽

既河決王家營乾隆縣志

明季張獻忠遣將東略嘗住王家營諸書所記時日情事每不盡同山陽志遺云甲申四月末賊將董學禮至宿遷武懷至沛五月賊衆偽爲難民乘船將近清河水營副將張士儀大破之焚其舟又遣人往王家營潛焚其舍淮城紀事云王按臺諭清河縣及王家營民三日內盡徙焚其廬舍因客兵來者衆恐盤踞爲亂也淮城日記云五月初二日董賊差奸細五十名潛住王家營王按臺差官焚其舍

清世諸家筆記述經過王營事不少欵程庭停驂隨筆云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早微陰出驛車至淮飯已發烏沙河風雨大作長隄泥溜甫渡黃河衣囊漬透住王家營作家書遺僕方昇歸報平安

南雁周廣業冬集紀程云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四風利如昨經淮安抵清江浦午後渡河河甚狹一葦可杭至王家營楊氏店二十五雇車一用錢三十千時車價甚昂解人尤甚凡車用榆爲之輪輪十字者佳故曰桑車榆轂聞聲數里大車雙輪故一乘爲一輛駕三馬

爲三套。余所乘兩馬兩驢，亦爲三套。聞粵豫章會試者，先後雲集，可數千人，所謂進如百川之朝海也。

呂培洪北江年譜云：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借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以二月杪抵都。

錢唐吳錫麒還京日記云：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遣人往王家營雇車，二十五日渡河，渾渾洪流，雖寒水不波，猶可想其下龍門馳竹箭之勢。是日宿王家營堂子巷陳必昌店。晚雨一陣，二十六日晴和，暖如春，看行李裝車，王家營爲南北孔道，登輻寫鞍，仕商交湊，卸

帆者回頭彼岸矣。南歸記云：嘉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晴，渡河。按此爲楊莊之黃河清水不來，黃流亦

澀，行者可蹇衣涉也。上厓輿行十餘里，達清江浦，二十五日同也園赴王家營候徵時，若皓使瑞王家營與清江浦分河爲界，陸路入京，此爲孔道。康熙二十七年大水被衝，知縣管鉅捐貲買地，東遷里許，生聚十年，招徠百族，隱隱展展，盛於往時。

邑人蔣階甦餘日記云：六月二十八日。按時爲道光十年晚高堰頭壩報險，清江河南各處驚惶，河

督張芥航先生井亦將家眷送至王營，昨稍平靜。

茂名楊廷桂南還日記云：道光丙申五月初十日，早饒於清河之魚溝集，晚宿王家營。王家營有小河，轎車可從浮橋經過，大車須以舟渡之。然車不進行，則舟不爲渡，苛索殊苦。幸從僕衆共叱之，乃不敢作梗。十一日，自王家營渡黃河，過清江浦始舟行。王家營舊例，客入行後，託行主以僱夫而備舟，彼有所得，則一切皆安愜。時同行諸公有過於吝嗇者，不許伊僱船而自僱。當午無一應者，轉求代僱，則每擔索錢千，諸公怒，令從僕自荷行李，而一繩一竿亦須錢二百。及至黃河，舟子索渡錢益昂，厚予之始諾。然說價阻畧刻，人與物至未及半，舟中客已滿。舟子持篙徑渡，及至南岸，委行李於泥溜中。天復大雨，以重值僱小車運載，而北岸者不至，又不敢遽行。泊北岸者至，則天已昏黑矣。抵清江浦，舟人乘迫，故昂其值，予用錢四十千，始僱得一小舟南下揚州，蓋亦生平有數之苦也。

又乙巳南還日記云五月初二日四鼓出車未申間抵王家營是二日所經之路俱由隄上行既抵王營喜免征途之苦口號五律一章聊附書於此一笑解征驂開箱試葛衫今宵尙河北明日卽江南烟水申鷗約鶯花入塵談小爐烹芥片此味不酸鹹初三日自王營渡黃河河面約三里波濤洶湧駛於竹箭

祥符周星譽入都日記云咸豐六年二月初四日壬辰時大風偕珊士覓輿赴王營河流如帶輿人皆褰裳而渡從來所未有也東北風極猛河中飛沙蔽天鯁喉迷目大爲所窘未刻抵湯吉升行余雇車二輛每輛十二兩六錢初五日癸巳晴風稍微已刻開車渡鹽河

邑人吳昆田漱六山房札記云去秋按謂咸豐十一年也萬邑侯蒞任始議築圍工未及半新帥抵任駐節於斯不十日而捻賊來招集人夫晝夜興築汰黃隄上新土尺餘而捻賊大至十六日直逼王營大帥親督兵勇於石馬頭固守賊馬縱橫在目而人無去志時兵馬不過二千耳二月六日賊渡鹽河來犯我軍迎擊之於黃河灘七日賊回竄衆興以上壬戌十二月初八日賊於

王家營志卷六 雜記

夜半衝漆家渡過六塘南走天明已至五里莊乃敗賊也不過千餘人耳自漆家渡至王營

六十餘里長四五里寬放火十數處日落探之賊已過王營矣丁卯

明人詩文鮮及王家營事入清已後顧炎武陳維崧查慎行張問陶吳鼎諸家詩詞集中不

乏題壁紀行之製顧陳張三家詩詞已見前查詩見下吳鼎王家營曉發詩十年息微忽行行理策贏糧事生曉霧報知風信劇初陽照見酒宿明時清本鮮登車志夢續偏聞喚渡聲廢寺老僧猶識我道

旁一笑與將迎慎行於康熙中往來最頻自丙子至辛巳三過三題壁慎行丙子王家營旅店暹楊次也家東亭不至詩云已過江淮半月期一行雁

羽尚參差勞人相傍真同伴熟路頓漸少詩急景欲回西日笑輕裝那免北風吹鯉魚信斷可冰合悶極寒燈照影時又庚辰秋杪重至王家營次楊次也壁間韻云十日征程滯故鄉云云見禮俗篇注又辛巳中秋後三日渡河題王家營

旅壁云潦退河壩與岸平舊題詩壁半歇慎行舟過宜應喬無功以家讓傾北裝莫笑今年蚤頭白羞借計史行辛巳過此入旅店而雨作詩排悶慎行舟過宜應喬無功以家讓見餉今日旅舍悶坐開楊次也

在清江浦欲邀與共飲而爲風雨所阻詩云故人始我喬家慎行客舍喜晴詩云茅舍欣白欲喚楊郎共醉眠生被大河橫截斷雨昏風惡渡無船久淹雨霽又作詩志喜慎行客舍喜晴詩云茅舍欣初霧征途久淹河聲秋易

壯日氣午仍炎異俗全家駭空囊歌長不錄觀諸孫無忌興祖騎驢又戲作短歌

馬士廟前戲臺體勢飛動神人所營故老相傳梁間有魯般斧焉間行其下忽若有覩指點

向人便失所在又謂清時信州張真人嘗來觀劇故夏不生蚊場能容衆王營盛時車驟商

嘗招武林大鳳臺班演戲於此。爾時戲價每本百六十五貫。自六月二十三日起。盡次年六月。諸家更番搬演。其後車行傭力。尙演三本。飲驛夫尙演五本。此道咸聞事耳。

王營旅店舊推蔣三義爲盛。其家有聽事七。欲上應斗宿。有外掌櫃以治賓旅。有保家以戒不虞。張海籌嘗爲三義外掌櫃。自有傳保家皆健兒。李惠人爲著。達官多止宿焉。或資斧賈竭。千金相假。以是交通貴人。力過

吏勢。相傳有制府某與蔣相識。嘗約爲兄弟。同治中謝事入京。留連積日。清河令王亮署板請見制府。以亮素輕蔣。將三拒之。使家丁戴昇語令曰。欲面大帥。宜有先容。亮請於蔣。乃得見。

姜順興亦逆旅之著者。相傳乾嘉間。張真人主其家。臨去。姜求授以保富之訣。真人曰。子生有自來。宜能起其家也。然百歲後須懸柩別室。勿使親土。庶後嗣可長享。從之。及捨入王營。疑中有藏鏹。毀其室。亂定。家人乃穴地瘞焉。今圩中東北隅廢堵猶存。

王營圩未築前。東市爲盛。有街直抵鮑家大汪。有旅店三家。曰鮑湯紀。咸豐時尙存。紀章邱人。某歲里中

作清明會。騶從避雨。其家冥官入宅相訝。不祥。未幾竟中落云。自鮑家馬頭上隄。有市塵。女閭所集。稱菜花隄。其東近驛有夜市。

二鼓開門。夕飲者趨之。錢肆居奇。兌錢者以八九徽。與之客不較也。西市則饑勞巷。有回漢酒寮。凡八家。餅肆尤多。曉見炊餅山積。未午

即其北胡老爺巷。澗橋司署在焉。亦稱鬧市。

清世河北好事者。結擡大會。多異人。王營有湯六括。勇亦殊倫。能背水超清江關而過。六括世業

橋車廠稱東湯。相傳嘗接客揚州。忤土豪決門。平山堂擊殺豪突圍來奔。盡一日抵清江關。會開版撤追。衆且及六括。背水大呼掠關面而北。一市皆驚。愛爲之語曰。湯六括背跳大關。其妻擅點穴功。合字

營兵不敢樵蘇其側。所謂湯四奶奶。又有楊天福者。能以一腿卻多人。天福爲車馬廠總司帳。號楊家錢櫃。而小營趙士傑

以蛇鬚鑽聞於北道。上傑居小營。值捻難寧。寧他避士傑。獨留扞賊。凡鑽殺百餘人。賊知非敵。乃縱火。火起。士傑驚步驟。偶躡遂戕於賊。

常阿衡廷璋。主清真寺。多奇蹟。寺中北講堂。廷璋所募建也。相傳上梁之日。飄風欲雨。常仰首有辭。開霽如故。落成之夕。客有留寺未歸者。常曰。今夕不歸。明朝將不可歸矣。比夜霖雨。達旦。阻三日。乃得歸。臨命之日。恍若有覩。既語家人曰。我將於未刻終。汝曹速爲我治石槨。畢命後。申洗而西殯可也。卓午猶拄杖往視其墳。既歸。及時而逝。

王營西郭外爲卡房。卡房西北一帶。有數十家緣隄而居。地汗下。多不治田。埽殘餘之鹽。漉而暴之。以售於境。故謂之小鹽莊。或曰。是一名鹽子莊。昔有選人經此。見草間白骨。惻然閱

念歸途盛之以纒埋於水際爰得斯名

文昌閣有大鐘繫直隸淮安府清河縣字蓋明代物也東漸洞下有石刻院關山二和尚墓七字蓋斷碑爲之院上有闕字不可考矣北門石橋下刻王營鎮三大字溝水涸時有人曾見之

營鎮祀祠之繁爲鄉鎮最今參將廢署或曰由玉皇閣大王廟改建彫華宮又舊之地藏庵也東西河隄舊各有觀音庵一區今故址已不可尋又乾隆志有斗姥閣今河北八角亭是

志云斗姥閣一名八角亭在王營鎮雍正四年中書楊穆捐建並施願田二十畝今其地屬四坵

文昌閣舊有粥所鹽分司徐紹垣辦徐去任事輟民國元年春大飢縣城設浦惠粥廠以河北災民猶衆乃設分廠於粥所故址鎮人王炳綸董其事凡五閱月費二萬恒三年冬又續辦焉費可萬緡

乙丑聯奉之役淮揚護軍使馬玉仁棄六塘之防不敢悉衆以禦人於遠故敗績屢告十一

月一日奉軍連陷五里莊丁家集二日午後前鋒已抵鹽河邊於時第一混成旅楊慶和部奉調北上駐舟鹽河遷延未進至是遂設第一二團部於王營沿河布防西起回回林東至羅家口日晡開戰巨一晝夜聯軍憑高得地勢北軍地卑下既難衝渡又虛耗彈藥土人或獻計謂李家渡可潛襲遂揮衆作筏以四日日午渡河已渡者數百人矣時第九軍鄭俊彥部在南岸偵騎望見之亟連楊旅省防旅共要擊之奉軍遂潰反首奪筏筏壞溺死百餘俘其營長二及生口數百是日奉軍始拔衆北去截至五日昧爽兩軍槍聲全寂是役也客軍在鎮二十餘日肆行焚掠如櫛如洗鎮人請於紅十字會設婦孺收容所四處所全甚衆第十

四所設糧食街主任趙均第十六所設舊參府署主任孫如塘第十七所設堂子街主任郭立鴻第十八所設西街主任左慶成

市中又組織兵災善後維持會折衝兵

民間謀復地方秩序

即以保衛團團總杜廷樞爲主任

凡一月乃撤總別有王營兵禍記敘次頗詳此不悉書

### 敘傳第十三

張氏之先出於桐城當清雍乾之交吾始遷祖曰世傑以買遷來東張兩肆於王家營曰世

來世德始治產積居有宅一區有田百畝值河水方盛王營爲天下劇舟車填咽俗近賈不好文用是蹶蹶塵土間未嘗事書史有子盛熙盛熙生四子仲曰兆麟兆麟生彬皆遵先業居於王營彬生耀堂是爲南湖公南湖公生八歲而孤獨剛果有志分縣南移風鄉古富陵地順治中沈爲湖道光河洩填淤數十里曰新灘南湖公招四方客作耕於天然河濱凡墾田數百畝料量詞察佃不敢畔莊園廬落鬱然南湖公生二子錦陸字友伯爲文學公錦域字子高爲登仕公母張抗節古賢班書授二子讀子壯斥產奉師脩脯過其力湖濱之人皆曰張氏有母能敬其師者也登仕公幼清厲有志節貌白晳目爛如電意所不可不避親昵夙墮馬傷肘因遘肺疾猶不廢苦誦弱冠而殞踰年母亦下世文學公五歲失父知哀慕至於廢食以光緒二十四年補學官弟子性通朗不事章句亦不以生產累心容止倜儻而中情仁惻與人交傾心以之友死鬻耕牛以辦其喪光緒末以湖濱罕見聞歸王家營又南遊於滬滬有豫備立憲公會多通才文學公從之遊志益奮坐家貧不能自致又無有氣力者

爲之推挽則悉力爲鄉里謀王營設宣講所蔚文小學皆出其議繼乃賓於句容令所又爲江南巡防營典筆札奔走衣食容色慘瘁改國後清江立保安公所文學公與鄉人董善後見河北災民衆則請於浦惠粥廠設分廠王營屬初辦未有闕盾人爭先有死者公聞之投床而泣謂我害之也少頗任率既許身鄉里言論感激未嘗異於人累爲省議會科員敦督安東諸縣選事準法裁正畢事最先大府器異之將辟擢而公遽卒卒之歲里中旅祭於新祥庵會者踰千人焉子三震南震洋震藩震南幼出爲登仕公後年十九居文學公之憂所生母丁寬厚慈仁有均壹之教轉徙鞠養備嬰荼蓼膏火之費困弊百端久之震南習政法之學震洋治游微書震藩攻繪事門業倘延而母苦辛已甚五十便逝愛敬旣窮永慕而已所後母戴早厲清節明而有斷撫震南以長寒暑疢癢若提抱時導示深切又同嚴父門戶稼穡操持煩苦家計隆於舊時而母亦垂垂老矣震南生於窮鄉幼奉王母教從膝上受四子書十三歸王家營十五游江寧累三年屬民軍起武昌學輟二十再遊江寧二十二遂抗

顏爲師教於淮揚之都。性簡伉寡。剛接高穎。深目儀狀。朴野嘗歷引古人。自謂口訥。如揚子雲不能詩。如李翱不能書。書其博如白居易。不能飲。如蘇子瞻。然郭林宗貞不絕俗。虞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亦嘗勉而企之。故居必有朋。早免傳訓。獨以私智致浮譽。同舍生或阿於好。故譽日騰而實不至。既以才劣不能治官府。游教南北。益浮談妨要。年二十九始名所居爲尊疑室。以札記自課。比浮譽於痰毒寇讎。年三十作天論。以謂可易者境遇而不可易者人心。明明黠盜也。今風以禮義澤以詩書。則一變而爲詭儒。祇益亂耳。聞者病其激而唯寧。王繩之以爲然也。震南意廣心奢。自圖史音切諸子書文章義法中西治化生計之學。皆見其粗。蚤歲有志著作。張空日以十數。文章汗漫不其中程軌。箋疏參密。愈非所長。獨耆史部書少。從文學公受袁樞紀事本末。讀而好之。有吳均通史之志。力不足副。年三十二爲國史通略上下卷。以見意。且序之曰。治史之道。專精與通覽異。晚近爲通覽之史者。有一敝焉。曰不肯割捨。蓋史實萬千。不必爲人人所宜詳也。惟必有所棄。然後有所著。夫治史之所貴。豈

徒誦煩辭。逞碎義哉。今史部書誠繁。其大綱之道。攝古今而有繫。夫政之平。陂民之舒戚者。可以一二數也。雜小與人而舉書之。則牛毛繭絲。雖爲辨治。雖晚出之本。與村學中兔册之流。鮮以別也。抉其大者而究論之。則元元本本。殫洽而昭明。其言居要。其書易讀。雖有誦說極博之士。不如吾執守之精也。然震南宅憂處約。體又善病。兼授徒歷年久。纏緩通闊。赴之不敏。竟不能名其家。嘗與同縣范耕研言。秦有天下十五年。其治術掩迹三五。下開百王。而秦記湮滅。事跡不具。若攬撫古籍。刺其政教官守郡縣藝文之類。作秦之一經。存一王法。不亦可乎。耕研踵之。顧卒卒未卽就。獨以餘日聚鄉里舊聞。數年滋益多。甄綜考校。常孳孳然。訖於今歲。他書未殺青。乃先成王家營志六卷。初震南年二十四。讀其鄉先輩徐庶侯大令家。大令藏方志累數百卷。震南以暇稍治其書。而有以識其利病。嘗論之曰。方志者。地理之書也。地理以疆域爲郭郭。以代有變置。故名實岐互。不能析別。專理以歸限斷。則全書不足觀也。郭郭之內。要端可數。而大歸在於徵實。徵實之事。有古有今。資於古者。曰圖籍。資於今

者曰探獲一有不備。君子其猶有憾。太史公作史記。自世本讎記。乃至楚漢春秋之屬。資於古者也。自郡國計書。乃至游陟山川。舉所履所視。以備異聞。資於今者也。而夾漈猶以博不足爲深恨。今之載筆者。求所資而不得。則騁虛辭以相吶嘔。或則矜重義法。以省括爲解。篤而論之。豈有當於徵實之誼哉。已而歎曰。郡邑志書。官有程期。又綴於衆手。其不能以如志亦宜。自明以來。多支志。若三吳之汜口。臨平。烏青。淮南之甘棠。北湖。斷地以求。往往可觀。王營父母之國也。自有明置衛。更三百年。而吾宗東徙。又七傳。而至於吾身。其間建置因革。井里廢興。守望編伍之略。文獻禮俗之官。自他人而觀之。穉米微塵也。而居是邦者。則爲田廬丘壟之所託。吾力猶能網羅放失。既有責焉。可無述乎。於是竊取陳編。自明已下。五百有餘歲之官書野記。百家雜語。悉覈其同異。而整齊之。時代差近。聞見可接。則有以生耆老究悉故事者。舉以相詰。故久而益多。經始之歲。每有草藁。必聞於大令。大令善其所爲。謂當卒成之。書成於民國二十年之冬。纂言記事。以二十年夏爲斷。二十二年冬。以授梓人。又少附益。

焉。總其要略。爲目十有三。曰建置。曰河渠。曰軍政。曰警衛。曰職業。曰交通。曰禮俗。曰宗教。曰學校。曰人物。曰古蹟。曰雜記。而敘傳終焉。凡六卷。張震南曰。吾不敢墮先人之業。吾是以次其行事而述敘傳。

